



易 刊

诗性文化读本
【貳零壹零】
川 上 主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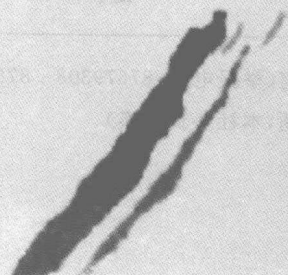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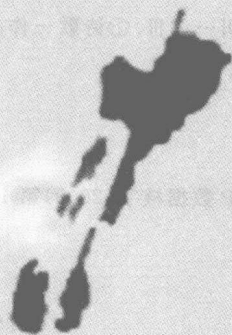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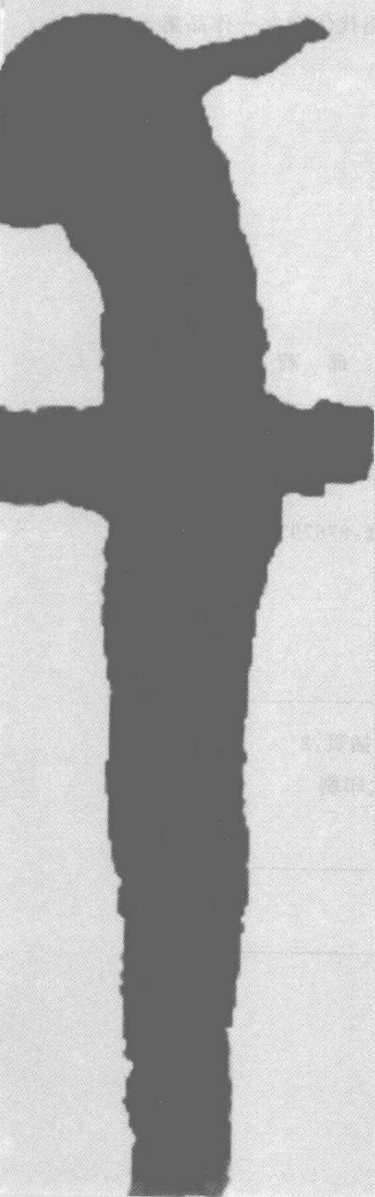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象形

【貳零壹零】

川上主编

诗性文化读本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象形 2010/川 上 主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354-4209-3

I. 象… II. 川… III. ①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0957 号

责任编辑:沉 河

责任校对:陈 琪

平面设计:川 上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长江文艺出版社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武汉市楚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4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17.75 插页:2

版次: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7900 行

印数:1—15000 册

定价:29.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酒与瓶

友人相聚，不可无酒；文人相聚，亦不可无酒。故尔象形诸友相约而会，酒是自然不可少的了。于是，这种流动的液体，带着它不变的分子式和不定浓度，出现在春风骀荡的琴台，夏夜阒寂的东湖，秋色透迤的江汉平原，冬雪零星的荆楚大地……

席间有一君子协定：各人自从瓶中取酒，彼此并不多劝。这既调动了交谈的兴致，也不至于将兴致引至他处。关于诗歌的谈话往往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中开始的——善谈者在斟酒时已切入正题，而不善言辞者在酒过三巡后也逐渐敞开了内心。会有贪杯者吗？他必定在饮酒当日写出了一首颇为自得的诗。

酒往往是某一人以容器拎来的，此容器，称之为瓶。古时之瓶，多用以插花，盛酒之器，有缸，有囊，有瓮，与文人相伴者，多曰壶。李白用壶把酒带到《花间》，陶渊明在《饮酒二十首》中有句：“提壶抚寒柯，远望时复为。”想必此壶也随他一起在东篱采菊，悠然见到了南山。而孟浩然则说：“壶酒朋情洽，琴歌野兴闲。”在时间推移中，这葫芦状的容器，当它的制作物变成了陶瓷或玻璃，当它具有了光泽，或者干脆成为了透明体时，就是瓶了。瓶有大小，决定酒的容量；瓶有形状，酒也因之而被赋形。当酒在瓶中，我们可以说它是圆的或者方的，可以说它好像一座塔，或者犹如少女凹凸的身段。它既被规定，也被想象；它既被限制，也被夸大。当酒从瓶中轻泻入杯盏，当酒在觥筹交错中播撒它的芳香，这多么像一个审美过程。

我时常想进行一个逆向的思考：以酒与瓶这种有趣的关系作为喻体，反过来去寻找本体。首先想到的是生活与诗歌。生活的漫漶在诗歌中得到清晰，生

活的芜杂在诗歌中找到条理，甚至，在十四行中，在柔巴依中，在五言七言绝句律诗中，生活变得耐人寻味起来，具有了一定浓度的芳醇，而且越陈越香。我还想到了诗歌的内容与诗歌的形式。这与前一个联想相关，但并不同一。诗歌的内容，是生活的升华与提炼，而节奏、语调等等形式的东西，则成为了需要打磨的容器。由此看来，诗人，他是一个匠人，他的工作是“玻璃球游戏”，而他的造物只有被醇液充满，“瓶”才成为“酒瓶”。

今年看过一个与酒瓶有关的电影，来自捷克。《布拉格练习曲》，又名《酒瓶回收》。电影的主角是一个不怎么安分的老男人，由于无法忍受退休后的无聊和家庭生活的沉闷，他四处寻找工作，并在一个商店里找到了回收旧酒瓶的差事。他的头脑里充满幻想，甚至仍然做着春梦，渴望着外遇。当发现妻子对他的念头有所察觉时，为了表达对妻子的歉意，他居然做出惊人之举，将自己和老伴送上了安全系数并不高的热气球，策划了一次浪漫而又惊险的旅程。看完电影我就在想，这个可爱的老头，一定是个诗人。

在象形聚会上，有一种粮食酒——产自江汉平原腹地一个名为熊口的小镇，诸友几乎人人喜饮。装酒的瓶子，陶瓷质，泛着釉色，当它在即将倒完余酒瓶口朝下时，它的样子，像极了一个热气球。

一个像热气球的酒瓶。愿它在诗的空间里升腾。

目 录

诗 简

示 来卷 > 叁

- 初雪之艺术 初到罗马 为老校长而作 录梦有寄 写给祖母的诗
己丑年的失败足球队 和三叔喝酒 雾中

修 远卷 > 伍

- 望着生活 枯木 乡下人 挖红薯 知心树 瓷器出门 颤抖的静
香气活出 下马 泥地面 猎户座 缝隙

黄 斌卷 > 貳肆

- 如此美好的一天 冷风中有思 寄托 散虑的山水 绝句 绝句
苞茅 致清道光年间蒲圻县知县劳光泰 由武汉长江大桥下过黄鹤楼街
奉化溪口小记 黄姓——写给我的姓氏

钱 省卷 → 叁叁

□ 我会带着这把椅子 芦苇 这只龟 砍枝 清澜 焰火 长河 谈论历史
父亲的雪

剑 男卷 → 肆零

□ 午夜，下起了薄薄的雪 前些年在西安 逐一回顾一年的光阴
车过蒲圻，想起然也 收到母亲来信 除了爱 八月十五夜 老屋
鸡肋 秋日私语 夜幕降临 两条菜花蛇 寒风刮来 短章

楚 石卷 → 伍肆

□ 弥漫 熊猫宝贝 父亲 出土文物

武小西卷 → 陆伍

□ 呼吸 黑黑 沈叔叔 妈妈

柳宗宣卷 → 柒玖

□ 孙文波院子里的狗 同乡会上的发言辞 一个早晨的荒凉 那夜的雨
类似于挽歌 访夜普陀寺

然 也卷 → 捌陆

□ 昨日大风降温 祖山 夏夜读《论语》 柏木 杉木 点灯 铁道边
劈柴 老屋 元月三十日的雪 水边 相望 秋深

舒飞廉卷 → 玖伍

□ 练习曲(十首)

余文浩卷 → 壹零叁

□ 仙湖居 又见芒果 记梦 深夜忽忆祖母 电动机

沉河卷 → 壹零柒

□ 过长江大桥俯瞰江水得句 无题或流水 窄路 随手

川上卷 → 壹壹玖

□ 簸箕上的玉米 深夜 灶台上的蚂蚁 麻雀 棉花糖 油菜花开 脚印
水中的寓言 水木头 轻 一分钟 泥沙 发光体 琉璃 墙上的书写
光是直的 纠缠 门

文 汇

武小西——河边女人 同桌 数学老师 → 壹叁柒

夏 宏——词语的秘密 → 壹肆柒

沉 河——在而之言十则+一个网聊 → 壹伍壹

专 栏

黄 斌——老拍的言说(701— 724) > 壹陆叁

剑 男——桂子山读诗 > 壹柒陆

对 话

钱文亮 VS 张志扬——虹桥问学录 > 壹捌玖

夏宏 VS 沉河——落地的过程 > 壹玖叁

映 象

陈柳傅——寺院偶记 > 貳壹伍

津 渡——马腰岛 穿过沼泽地 > 貳貳壹

倪志娟——两片树叶 在桂树下 聋人 蜘蛛
清明 台风之夜 回来 > 貳貳捌

图兰者清——怎样对待祖母才合适 生趣：给 W 乐趣 → 貳叁肆

雷平阳——德钦县的天空下 心慌 词语

赶夜路去勐遮 冬至 穷人啃骨头舞 → 貳叁柒

师 友

墨哲兰——记忆中的“影子回旋曲” → 貳肆柒

奢侈的 E 弦咏叹 → 貳伍伍

阴郁的礼拜天 → 貳伍玖

邓晓芒——我的“旅游”生涯 → 貳陆柒



诗 简

亦	来	修	远	黄	斌	钱	省
剑	男	楚	石	武	小	柳	宗
然	也	余	文	沉	河	川	上

□ 示 来卷

初雪之艺术

小沮丧时，雪落笔真快：
昨夜在秦岭，今晨已渡汉水。
它涂满了校园，看不见知识，
图书馆只露出非理性的一部分。
丹桂路清静，唯梅园热闹，
好吧，把枝头的火柴都划亮，
那噼噼啪啪的礼花又何时消停。
“这一切还来不及收拾。”
清洁工抱怨，他站在雪地里
发呆，仿佛被大场面镇住了。
他应该经历过更惊心动魄的时刻，
也许生活太匆忙，他也太健忘。
还是来说雪吧，它正在塑造
新的形象：一片梧桐叶儿，
一截小桂枝儿。它从原物
拓下轮廓，赋予纯洁的质地。



在雪降落的地方，被重新
勾勒过的物质将是无罪的。
这抽象的美，实在是个安慰。
尤其是想到，百年一遇的初雪
刚刚也降临了遥远的巴格达。
我这样思忖着，任雪落头顶
这样就能算是一个纯粹的人吗？
揣着小欣喜，我放慢脚步，
且看一场中雪如何描摹黑夜。

初到罗马

机场外，大理石的凉，一下子钻进了骨头。
这真是好兆：台伯河清凉，斗兽场也荒凉。
但市区遥远，月亮蜡黄，夜后来很深。
睡眠不断贬值。身下的床乃是中世纪的刑具。

为老校长而作

你是我母亲的老师，是我的校长。
你花了二十年的时间老得面目全非，
老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
镜子与水不敢相认的人。
二十年前，你是右派，却用左手写字，
你带着学生背语录，跳忠字舞，
在他们的欢乐里，你笑得战战兢兢，
慌张地躲避着，他们斗志昂扬的青春期。

二十年后，你执拗地
把一所学校变成了炼狱，让人猜想
你把对历史的愤怒
发泄在不相干的人身上：
你把翻墙出去逛街的男生
拎上讲台，把早恋的女孩子
关进四楼的黑房间。这种严厉也针对
那些刚刚分配来的青年老师们：
如果谁打扮得有些时髦，
就打发到远离县城的乡镇学校去。
你经常背着手在校园里散步，
像消音器，把安静如雪球一样滚起来。
我依然记得某个炎热的下午，
你在空旷的体操房里给我们讲
刚刚发生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
你说得声色俱厉，仿佛下面坐着许多
危险分子。我一边呼吸着隔壁化肥厂的氨气，
一边冷汗涔涔，皮肤散发出酸味，
好像真的变了质一样。
我的毕业看起来就像是逃亡，
到了省城，却发现自己如此安分。
不久，你也来了，在不远的医院
使劲擦着肺部的阴影。
我和同学去看你。你头发掉光了，
我不敢认你，你却笑着叫出我的名字，
让我感动得差点坦白对过去毫不怀念。
你居然和我们谈起以前从来不谈的
话题：比如诗歌，比如音乐。
你说你喜欢肖邦，我便答应
下次带去一盘磁带。但肖邦终究没有
弹奏起来。你是被运回炼狱的，响起来了



另外的音乐，有着枯树的哀伤。
当春天来了的时候，这所过去的炼狱
不再压抑。它慢慢变成了一座乐园，
漂亮、气派、温情脉脉，
在弥漫开的蔗糖味里渐显平庸。

录梦有寄

我又和他们站到了一起，在煤山上
像许多年前一样坚守着阵地。
我们抵挡着邻院孩子的进攻——
他们挥舞着木制的刀枪冲过来，
冲锋号惊起麻雀乱飞。
我们被逼入绝境，在最后的战壕
顽抗，煤球是弹药。其中一颗
准确击中了敌人首领的眉心。
这引发了更大的争端：敌方家庭的首脑
直接杀到我们的后方，以哭诉和威吓
掳走了一笔医疗费。而我们光荣的战士
却躲在一个偏僻的角落不敢凯旋，
在寒风中孤独地坐了一整夜。
昨天，我又梦到了这群不屈服的士兵。
我和他们站在一起，在煤山上，
胡子拉碴，满面烟垢，
瞅着眼前呼啸的枪林弹雨。
徐甲，已经失去了左臂，但右手
仍然没有停止射击；车乙，
他的大头太惹人注意，所以先后
被击中了左耳和下巴；张丙，

他骄傲地举着我们的战旗，
 前胸已经血肉模糊。
 这一战如此狼狈，却又如此痛快——
 他们都指着我笑，我低头看自己，
 身上全是弹孔，整齐得仿佛
 敌人的武器不是枪支是轧煤机。
 我们败得一塌糊涂，蹲在泥潭里
 喘息，恍惚中看到一个早已牺牲的兄弟
 从湖水里爬出来，像只龟
 慢慢爬到我们面前，翻转身去
 晒太阳，他的面容依然年轻，
 和他游泳溺水时一般模样。
 这样的真切与清晰让我一下子
 跳出了泥沼。现在我一一想起他们：
 除了湖里悠闲的那位，其余的人
 三年前都见过。他们都守在
 过去的镇上，以微薄的生育填补
 离开者的空缺，以维持故土的原貌。
 我们坐在一起，谈来谈去都是
 煤球，它让一个小酒馆里的
 空气，一下子变得十分呛人。
 而在不久前的另一个梦里，
 大伙儿戴防毒面具，拿着铁锹
 在同一座煤山上挖呀挖，
 仿佛多年前在那里丢掉了什么东西。

写给祖母的诗

我早就想为她写一首诗，在她还没有死之前。

